

主題：文學與鄉土

秀才手錶

作者：袁哲生

小時後，最令我懷念的，就是陪秀才去寄信的那一段時光。

每當秀才寫好一封信的時候，總不會忘了找我一起去寄；如果我正在廟埕那邊和武雄他們打乾樂的話，秀才就會騎著他的大鐵馬咿咿歪歪地在大路當中繞圈子，直到我穩穩地抓住車後的鐵架子，像隻青蛙似地彈上車尾之後，秀才便會像一頭乾巴巴的水牛那樣拱起背脊，死命地踩著踏板，往郵局的方向狂奔而去。

秀才之所以這樣拚命趕路是有原因的，他要趕在郵差出現之前把信投進郵筒裡去。在我們燒水溝這個地方，秀才可是少數幾個戴了手錶的人。那是一只鐵力士的自動錶，秀才沒事便舉起手來甩兩下，然後把手腕挪近耳朵旁邊傾聽那滴滴答答的聲音。這是秀才告訴我的，自動錶裡面有一個心臟，需要人不時地刺激它一下，否則便會停止跳動死翹翹了。

我敢發誓，在整個燒水溝，只有我一個人摸過秀才的手錶。秀才所以會放心地讓我戴他的手錶，原因就在於我對手錶一點好感都沒有。有一次，武雄趁秀才在樹下打瞌睡的時候，用樹枝去勾他的錶鍊，結果秀才像瘋了似地追著他跑。那一幕情景令我印象深刻，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能夠跑得比狗還快的小孩。

每次去寄信，我和秀才就會比賽誰能正確地猜中郵差出現的時間，當然，每次都是我贏，所以秀才便百思不解地，一次又一次地找我去寄信。秀才熟知郵差收信的時間，而且他還有鐵力士，按照他的說法，那只「鐵力克士」手錶應該會為他贏得比賽才是。但是，秀才始終不知道，我可是靠我的耳朵贏他的。秀才失敗的原因就在：他以為這個世界就像黃曆上記載的一樣，是按照精確的時間在進行著的。但這是戴上手錶的人才有的想法，像我阿公、阿媽、還有武雄他們就不這麼認為。說實在的，誰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？

我從來沒有把我的想法告訴秀才，一方面，因為他是長輩的關係；另

一方面，只要秀才繼續充滿迷惑地輸給我，我就有吃不完的金柑仔糖和烏梨子，何必多費唇舌呢？其實，郵差也是一個少數戴了手錶且又守時的好人，可是，他總不可能那樣準時地於某時某分某秒便出現在郵筒旁吧？我能準確地猜中郵差出現的時間，那是因為我真真實實地「聽」見他來了。

郵差和秀才一樣，騎著一台破舊的大鐵馬，因為他一直懶得為它上點油，所以騎起來鍊條吱嘎吱嘎的，辨認起來一點也不困難。

從小我的聽力就很好，雖然還稱不上順風耳，不過，即使隔了好幾條大路，一旦有任何異狀，我馬上就能和涼亭仔腳的那隻癩皮狗同時豎起耳朵來，用一種專注而負責的態度向遠方「聽」去。而不是我在臭蓋，這個本事，連阿公都很佩服我。還在上幼稚園之前，我便已通過了連番嚴格的考驗。只要遠遠地從大路的盡頭出現了一陣灰灰的人影，我一「聽」就知道事辦喪事的，或是辦喜事的，而且屢試不爽。

這都是阿進仔的功勞。

阿進仔是賣粉圓冰的，推著一台雙輪小板車，兩個大鐵筒，一頭放粉圓，一頭放碎冰，車頭桿上吊著一只小銅鈴，走起來叮叮地響，清脆的鈴聲裡還混雜了陶碗、鐵匙相互碰撞、擠壓的顫抖聲，那聲音真是嘩嘩地激人嘴饞。不是我在吹牛，在那個年頭的炎炎夏日裡，阿進仔在燒水溝可是比七爺、八爺還要神氣的傢伙。

而我總是整條街第一個發現阿進仔的小孩。

「阿公，我要吃粉圓冰。」

「囡仔人有耳沒嘴，知？」

阿公斜睨著我，將手上那把鋒利的剃刀自客人沾滿白色泡沫的下巴移開，然後在一條黑油油的皮革上霍霍地刮了兩下。

「阿媽，我要吃阿進仔的粉圓冰。」

「憨孫仔喲，哪有粉圓冰啦？」

阿媽坐在光線明亮的涼亭仔腳，一邊對我說話，一邊還揀著手上的四季豆，可是她沒有發現，癩皮狗姆達已經高高地豎起牠那一雙毛茸茸的爛耳朵。

正當阿媽還在疑惑的時候，阿進仔的鈴聲已緩緩地逼近，而我幼小的心靈裡，也立刻浮現了一幅即將一再重演的景象：當我端著一碗甜滋滋、香QQ又透心涼的粉圓冰，坐在角落裡的小板凳上獨享時，阿公自定會從

工作當中抽控回過頭來，不屑地露出一副想要掩藏食慾的表情，與我四目相對。就在我圈起手臂來保護我的粉圓冰時，阿公總是吐出那一百零一句的評語：

「吃呼死卡贏死無吃！」

其實聽力好又不是我的錯，就像秀才老是輸掉比賽也不能怪我的道理是一樣的。

倚賴手錶的人聽力怎麼會好得起來呢？

有幾點我始終弄不清楚的是：秀才是誰？他住在哪裡？家裡還有什麼人？他的錢從哪裡來？爲什麼大家都叫他秀才？還有，爲什麼在這麼多小孩之中，修才偏偏挑中了我？

或許在秀才眼中，我也一樣只是一堆問號而已。不過，有一點我很確定的是，秀才不一定和大人們口中所說的一樣，是個成天遊蕩，不事生產的廢人。套句阿公常常用來批評我的話，這種人只是「放雞屎的」。意思就是說，別指望我們這種人會下雞蛋了。

我覺得在這種惡毒的批評之中，帶有很濃厚的嫉妒成分。

這種話用來教示我還勉強可以通過，用在秀才身上就太苛薄了點。

秀才可是生活得很認真的人，在燒水溝，像他這個年紀（三十？四十？或者五十？）就帶上了手錶，又努力工作的人可是沒幾個。我說秀才工作認真可是有憑有據的，人家每隔幾天就用毛筆寫一封信，厚厚的一封哩！雖然我不知道信裡面和信封上寫的是什麼（因爲我那時候我還不識字），可是我的眼力也是很不錯的，至少我看得出來秀才的字寫得很用力，也很漂亮，比阿公請算命仙仔寫在價目表上的字要強得多了。

可是偏偏郵差（另一個工作認真的人）卻說，秀才不貼郵票也就算了，那些信封上的地址根本就是秀才自己發明的。「全台灣島根本就無這個所在」，每當郵差把厚厚一疊信退還給守候在郵筒的秀才時，便會重複這一句話。這個時候，秀才總是低頭沉默不語，把信交給我拿著，然後在我到水窟仔那邊去，拿糖果給我吃。

水窟仔是位於糖廠後方鐵枝路邊的一個廢漁塭，四周長滿了高大的芒草，從外邊看不見裡面原來是一個大水塘。到了水窟仔那邊，秀才把鐵馬沿著鐵枝路旁碎石堆下去，然後用力扛起鐵馬，帶著我從芒草叢的缺口鑽進去，再把我們藏在漁塭旁邊的兩枝竹釣竿取出來。這個時候，我就用那

個撿來的鳳梨罐頭，從一處鬆軟的泥土裡掏挖出幾條孔武有力的蚯蚓來，準備一邊吃糖果，一邊釣青蛙。

我最記得是，不論春夏秋冬，秀才總是穿著全套的，厚厚的大西裝，坐在水塘邊的一塊大石頭上，呆呆地拿著一枝綁了蚯蚓的竹釣竿去「餵」青蛙。那種蠢方法，釣不上青蛙是應該的，可是一年四季都穿著那套又黑又臭的大西裝就不太應該了。我猜那套衣服是秀才他阿爸結婚那天穿的，因為我阿公也有相同的一套，而且也是從來不洗（至少我沒有看他洗過），不過，每年只有過農曆春節的那幾天才看他穿一下。像秀才這種穿法就不太像話了，在這一點上，他可就沒什麼時間觀念了，不像是一個手上戴了手錶的人該做的事。然而，這種穿法也有好處，冬天防風，夏天防蚊子，而且永遠不必買衣服。

釣上來的青蛙，我都會用一大截從水面撈起的濕草莖，細細地纏繞住蛙腿，綁成一串提回家，送給阿公、阿媽當禮物。阿媽總是擔心我的安全，叫我「下次少釣一點」，她怕我萬一淹死了，就沒辦法跟我老爸、老媽交代了。阿公就比較過分了，最愛喝青蛙湯的是他，不停地罵人的也是他。他總是命令我以後不准再跟「空秀才仔」鬼混，並且警告我，下次再去釣青蛙的話，要把我的腳骨打斷（就像他對付那些青蛙一樣）。

這種忘恩負義的口氣讓我非常不滿，天下豈有白吃的青蛙？這般的情緒積壓久了，一旦時機成熟的時候，我怎麼會捨得放棄可以小小教訓他一下的機會呢？

這一天，機會終於來了。

雖然阿公時常把「生死由命，富貴在天」這句話掛在嘴邊，不過，每年他還是忍不住會去仙仔那裡算一次命。往常都是在農曆年底的時候，當所有的顧客都已經來剃過頭、刮過鬍子，耳朵也掏乾淨了之後，阿公便會若有所失地從抽屜裡抓出幾張鈔票，往大樹公那兒走去。雖然我待在家裡照常能夠清清楚楚地聽見他們說了什麼（大樹公才多遠？也不過隔一、兩百公尺罷了。），不過我還是希望跟阿公一起去看看那隻小白文鳥咬紙籤的絕活，我只是想要在一旁輕輕摸一下小鳥的翅膀而已。那年，阿公去得特別早，（生意不好？）他不讓我跟。我心想，不跟就不跟，命不好還怕人家知道？燒水溝有幾個好命的？走到那裡，仙仔還不是那句老話：「我講阿，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做一天的牛，就拖一天的犁，一枝草就啊有一

點露也。好業是果，前世是因，龍配龍，鳳配鳳，歪嘴雞是不免想要吃好米啊—」我就恨自己的下巴沒有一撮白色的山羊鬍子，要不然，做個囡仔仙來過過癮也不壞。

不過，那年算命的結果卻不一樣，他們說話的內容，我和癩皮狗姆達都聽見了。

「舊曆十一月十九日和廿九會有大地動，當中一次會把台灣島震甲裂做兩半．．．．．。」

「可憐喔，不知是頂港或是下港會沉落去海底哦，唉！雞仔鴨仔死甲無半隻哦，僥倖哦．．．．．。」

就在算命仙仔「唉哦、唉哦」的嘆息聲中，我聽到阿公默默地起身，輕輕靠上長板凳，拍拍他的大肚子，踏著沉重的腳步往回走來。

仙仔這幾句全新的台詞可是天助我也。我喜孜孜地搬出高腳凳和小板凳，取出圖畫紙和一盒蠟筆，坐在涼亭仔腳畫起畫來。在我畫畫的時候，姆達很乖巧地坐在一旁吐舌頭，好像在為我的計畫高興著。「僥倖哦—僥倖哦—」我一邊拿起一枝蠟筆來塗塗抹抹，一邊還忍不住模仿仙仔說話的語氣。阿公沉重的腳步聲愈來愈大，好像也在為我加油似的。

「喉死囡仔在創啥？」

「沒啊，人在畫乩仔啊！」

「這是啥？」

「厝啊。」

「厝哪會是紅色的？」

「沒啊，火燒厝啊。」

「沒待沒誌，哪會火燒厝？」

「啊就地動啊，灶腳就火燒啊！」

「啊這些擱是啥？」

「人阿。」

「人哪會攏總跑出來？」

「跑命啊！」

「你黑白講、亂亂畫，誰甲妳講會地動？」

「沒啊，畫好玩的啊！」

「畫什麼死人骨頭，畫符仔仙你，啊這是叨位，頂港還是下港？」

「我哪會知啦，黑白畫的啊！」

就在阿公氣急敗壞地沒收了我所有的蠟筆，並且把我的「傑作」撕成七七四十九片的時候，我終於首次嘗到了當算命仙的美妙滋味了。

那天吃晚飯的時候，阿公滿面嚴肅地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決定：他要買一只手錶。

這個決定，立刻遭到了阿媽的強烈反對，她說，這一年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是要拿來買大同電鍋的，況且，一個剃頭的師傅根本就用不到手錶，而一台大同電鍋卻可以用上好幾十年都不會壞呢！

「你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。」聽到阿媽說大同電鍋可以用「好幾十年」的時候，阿公終於忍不住光火了起來。

「你才是老番癲咧！」阿媽的語氣，充分表達了她對電鍋的喜愛。

「啪」地一聲，阿公把竹筷子往桌上用力一按，「你查某人是知啥米，你是要我打乎人還是」，你一」說到這裡，阿公怒氣未平地朝我瞪了一眼，似乎是怕我聽見或是看見了什麼事，一副天機不可洩漏的模樣。

「買電鍋卡好啦，阿媽要電鍋，我嘛要電鍋，你又不是空秀才仔，要手錶要創啥？」

聽到我說「空秀才仔」，阿公的臉色看起來和豬肝非常接近，我知道我的計畫肯定會成功了。

「駛伊娘仔，空秀才仔都有手錶，是按怎我不行有？你爸就是要買手錶啦，阿無恁是按怎？」

隔天，阿公到菜市仔口的鐘錶行買了一只精工牌的自動錶，那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只手錶，在他的想法裡，那也可能是他的最後一只手錶了。

自從戴上手錶，阿公的內心似乎平靜了不少，雖然他每天的作息還是一模一樣，生意也沒有好起來，但是手錶卻是那樣活生生地讓他安心著。他不時地舉起來瞧瞧時間，那枝細細的秒針慢吞吞地走著，老半天才繞一圈，繞個六十圈也才一小時。時間變慢了，阿公似乎得到了安慰，他閒來無事時便會用手掌輕輕地撫摩著晶亮的錶面，好像交到了一個知心的好朋友。

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，我知道。這場計畫終歸是我贏，我在心裡算計著，舊曆十一月十九遲早要來的，到時候，那只全新的精工牌手錶就會像一條大水蛭似地令人憎惡不已。也就是說，阿公早晚會發現到，只要一戴

上手錶，他就注定和秀才一樣，只能呆呆地守候在大郵筒旁，感慨這個世界實在太不準時了。

當然，像秀才這種人是不會停止寫信的，這就是我知道我一定會贏的最大原因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照常地吃我的金柑仔糖，釣我的青蛙，打我的乾藥，日子一時還沒有太大的改變。倒是隔壁武雄家有一些不同了。自從阿公買了手錶之後，武雄他老爸火炎仔也吵著要買一只，爲了這事，火炎仔打了他老婆麗霞仔好幾回，不過麗霞仔體力好，韌性強，所以火炎仔的手錶始終沒買成。

每個人的身體裡面原本就有一只手錶，這是我從火炎仔身上驗證得到的道理。自從火炎仔確定他買不成手錶之後，只要阿公的剃頭店門開著的時候，每隔一小時，火炎仔便會從他做紅龜粿的工作中抽身，走到店面外的涼亭仔腳張望著。這時候，先是姆達豎起了耳朵，然後便會聽到火炎仔用他粗大的嗓門對阿公叫嚷著：

「火炎仔，現在兩點對？」

「火炎仔，三點到了未？」

「四點了是？」

「五點對？」

火炎仔出現的時間是如此地準確，阿公也只有看一眼手錶，然後點點頭的份兒了。阿公點完頭後，火炎仔變會露出一抹詭異的笑容，然後欣然地返回他的工作崗位，接著才是姆達滿意地垂下牠的那雙爛耳朵，繼續打盹兒。

頭幾天，這樣的猜時間遊戲還有點趣味，可是再來就不這麼好玩了。對於火炎仔這種貪小便宜，近乎不勞而獲的行爲，阿公漸漸地不耐煩了起來。

「火炎仔，現在六點正對不對？」

「你哭爸啊！」

「火炎仔，裡面坐啦！」對於阿公這種態度、阿媽感到非常失禮。

「免啦，免啦，問一下時間而已。」火炎仔仍舊帶著那抹笑臉返回家去。

由於阿公的不友善態度，火炎仔變得收斂了些。他改成每兩個小時才來探頭探腦一次，還是一樣的準確無誤。

「水木仔，十點是？」

「不知啦。」

「十二點到了對？」

「看衰阿！」

．．．．．

阿媽認為阿公是吃老愈番顛了，我和秀才正在水窟仔釣青蛙，一隻大青蛙咬住蚯蚓，我正要提釣竿時，突然，地動了一

先是水面輕輕地盪了一下，接著是猛烈地搖擺，握在手上的釣竿，好像水面上的蜻蜓那樣橫衝直撞起來。

我匆忙甩掉釣竿，趴倒在地上，對大石頭上仍然傻楞楞的秀才大叫：

「秀才，地動了，快走！」

我永遠忘不了秀才當時的樣子。他躲在他的大西裝裡，身體瑟縮著，雙手依舊直挺挺地死命握著釣竿，一臉茫然．．．．．。

地動過去之後，秀才全身依然發抖不止，我只好幫他把鐵馬推到大廟埕那而去放。他不吃；叫他回家，他也沒有反應。後來，還是郵差剛好騎著鐵馬經過大廟口，秀才的眼睛一亮，才回過神來。見郵差經過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秀才立刻跨騎上他的鐵馬，不等我跳上車架，便嘎吱嘎吱地往郵筒那兒狂奔而去。我想，可能是他口袋裡還有一封要寄的信吧；我本來想跟上去看看的，可是武雄正好奉命前來叫我回家了。

接下來的兩天，舊曆十一月十七、十八也是一樣的情形，接連三天地震，可把大家都嚇著了。

阿公一逕地摩擦著他的手錶，擦得錶面、錶鏈都油光滿面了，終於，他下定決心要把算命仙仔說的話告訴阿媽了。

「不行了，要快送回去，下港要沉落去了。」

「你不通黑白想啦，仙仔的話準啦，又不是不曾地動過。」

「恁查某人知影啥？待誌嚴重啊恁甘知？」

「卡早睏啦，明早天光我就做火車帶他回去。」

「按 也好啦，唉！」

阿媽這一聲「唉」，倒著實令我發慌了起來。沒想到，最後我倒成受害者了。想到隔天就要告別燒水溝了，我的心情頓時哀傷起來，這時候，如果癩皮狗姆達再吹上幾聲狗螺的話，我一定會孤單地流下淚來的。武雄

欠我的三顆乾樂怎麼還我？沒有了我，誰陪秀才去寄信呢？誰來釣青蛙給阿公、阿媽呢？到了明年夏天，我就聽不到阿進仔賣粉圓冰的叮叮聲了．．．．．。

雖然我並沒有帶手錶，但是，該來的還是要來的。十九日透早，吃過阿媽的地瓜稀飯配菜脯，我和阿公一人提了一個花布包袱，往火車站的方向走去。我們出門的時候，阿媽和姆達在涼亭仔腳上目送我們離去，在阿公的催促下，我只能回過頭去跟他們揮了兩次手。

熹微的日頭從燒水溝那邊照過來，我和阿公一大一小的身影淡淡地投映在大路上，好像一支分針一支時針被聯結在一起慢慢地走動著。

對於畫圖的惡作劇，我開始感到懊悔了。

我們沿著大路走，穿過一大片甘蔗園，再順著鐵枝路往糖廠的方向走去。阿公叫我要注意有沒有火車開過來，還鄭重地警告我，待會兒坐上火車，不准吵著要買牛奶糖或是茶葉蛋。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，為什麼阿公就可以在火車上要一杯熱茶，而且下車時還把杯子收到包袱巾裡面去？

我說要放尿，阿公一直看他的手錶，頻頻地催促我：

「卡緊咧啦，猴死罔仔！慢牛多屎尿！」

其實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可是阿公愈看錶，我的尿就愈多，到了後來，阿公自己也想尿了。

「閃卡邊一點兒知？注意看有火車無。」說完這句話，阿公放下手上的包袱，往鐵道旁的芒草叢裡鑽進去，接著就只聽到芒草莖相互摩擦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聲音一直往裡面游走過去，然後在一處較稀疏的地方靜止了下來。

「注意看火車，知，我要放尿。」直到阿公隔空說完這句話，四周才真的安靜下來。

天空清潔溜溜的，連一朵雲都沒有，只有一隻老鷹在不遠處的上方兀自盤旋著。我往鐵軌延伸的方向望去，兩條直直的黑線在遠方交會成一個尖尖的小點，什麼鬼影子也沒有。

火車不會準時開出來的，這我早就知道了。即使全燒水溝的人都戴上了手錶了，火車還是火車，郵差還是郵差，當然，我也還是我。要知道火車到底來了沒有，還是要用「聽」的才準。

我拎著我的花布包袱，到鐵軌中間的枕木上，蹲下來把耳朵貼在鐵軌

上。除了聞到石塊間隱隱發出的鐵鏽，鳥糞和乾草的味道之外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我隨手撿起一把小石塊，往阿公的方向擲去。

「猴死囡仔，你討皮痛是？」

「不是我啦！」我把手掌圈在嘴邊，大聲對草叢吼去。

「不是你，要不甘是鬼是嗎？」

「不是我啦，是空秀才仔啦！」

「你甲我騙仔，等一下你就知死！」

太陽又升高了一些，路旁的芒草也愈來愈密集。我們繼續沿著鐵枝路走去，再轉個小彎，經過一個小平交道，就到水窟仔了。

火車依舊沒有來。

一陣灰灰的人影出現在前方，他們聚集在鐵道上。

「出待誌了，走卡緊咧！」阿公又望了一眼手錶，催促我加快腳步。

「在水窟仔那兒！」我伸長了脖子說。

火車穩穩地停在鐵軌上。好幾個派出所的員警聚集在火車前方，他們交頭接耳地說著話，我清清楚楚地聽到其中一個人講說：

「這個空秀才仔！」

我和阿公一起看見了秀才的大鐵馬歪歪扭扭地倒在鐵道邊的斜坡上，而秀才則在另一頭，他的身上蓋了一張大草蓆，只露出半截手臂在外面。

他們把郵差也找來了。郵差說，昨天他告訴秀才，郵局的信都是用火車一布袋一布袋地載走的，秀才聽了很歡喜，就說他要自己去寄他的信。

秀才的信是用一個大飼料袋裝著的，袋子大概被撞得飛到半空中才掉下來，信飄落了一地，像是一大落長方形的厚紙板，鋪撒在鐵道旁的一排小黃花上。

阿公不讓我靠近秀才。

我猜，秀才一定是大清早便在水窟仔這兒守候火車的，就在他久久等不到火車，而把鐵馬牽到鐵枝路上往回走的時候，火車來了。我想，或許秀才死前的最後一刻，正好舉起他的手腕在看時間也說不定。

我從來沒有告訴過阿公，我們是在相同的那一年，各自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手錶。

那天，就在他們圍在一起討論秀才的死因時，我在靠近水窟仔的秘密入口處撿到了秀才的手錶。我知道秀才是要把這只錶送給我的，要不然他不會把它的手從草蓆底下伸出來。

我並沒有戴那只手錶。我也沒有告訴他們，秀才就是因為戴了手錶，所以才會聽力不好的。

並不是我不想告訴他們，而是他們不會相信我的。

我從來不知道秀才的信裡面到底寫了些什麼，我也不知道秀才是誰？住在哪裡？又為什麼在這麼多小孩之中，偏偏選中了我。

那天和阿公依照原路走回家之後，我就把秀才的手錶藏在床板下面的一個夾層裡。

奇怪的是，從此以後我的聽力變得不如從前了。有的時候，睡到半夜，我會夢見秀才被火車追撞的那一刻，「轟」的一聲把我從噩夢之中驚醒，然後我的耳畔便會一直嗡嗡地響起那句話來：

「這個空秀才仔！」

在這個時候，我便會挪開床單，掀起一塊床板，取出秀才的手錶來搖一搖，再貼近耳朵聽那「滴答滴答」的聲音。

秀才說的沒錯，每一只手錶裡面都有一個心臟，需要人不時地刺激它一下，否則便會停止跳動死翹翹了。

偶爾，我還會一個人獨自回到水窟仔那邊釣青蛙。當我孤單地握著一枝釣竿，等待青蛙上鉤的時刻，四周更顯得一片死寂。在那種全然安靜無聲的下午時光裡，有時竟會讓我誤以為自己早已經喪失了聽覺。

我很懷念小時候陪秀才去寄信那一段時光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我很想親自告訴他，其實，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面本來就有一只手錶，只要讓自己安靜下來，就可以清楚地聽見那些「滴答滴答」的聲音正毫不遲疑地向前狂奔著。

……選自《秀才的手錶》袁哲生著，聯合文學出版社，2000.8

賞析：

袁哲生(1966-2004)，生於高雄岡山。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，淡江西洋語文研究所。曾任自由時報副刊編輯與《FHM 男人幫》雜誌總編輯。

1994 年研究所畢業，以〈送行〉獲得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，隔年出版《靜止在樹上的羊》。1996 年退伍後，擔任。1988 年，〈沒有窗戶的房間〉獲得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，同年出版短篇小說集《寂寞的遊戲》。2000 年以文學注入普羅大眾的時尚雜誌，擔任《FHM 男人幫》雜誌主編，同年出版小說集《秀才的手錶》。2001 年，由陳弘耀繪圖，原哲生寫作，出版倪亞達系列作品《倪亞達 1》。2002 年，〈猴子〉獲得第三十二屆吳濁流學獎。並陸續出版倪亞達系列作品，《倪亞達 2-倪亞達臉紅了》及《倪亞達 3-倪亞達 fun 暑假》。2003 年，出版作品《倪亞達 4-倪亞達黑白切》、《猴子》、《羅漢池》。2004 年年初，升任為《FHM 男人幫》雜誌總編輯，並以傑出文學成就獲得台灣之中國文藝協會的小說類五四文藝獎章。得獎不久後，同年四月被人發現疑因憂鬱症於汐止山上上吊自殺。

2005 年，寶瓶文化出版《靜止在-最初與最終》，收錄未發表的作品、副刊專欄與袁哲生的私人札記。

袁哲生，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得獎無數，他的筆觸細膩，主題切入對鄉土的觀察，在台語文字的運用上，十分熟練。這篇小說〈秀才的手錶〉，主題雖圍繞著「秀才」，卻是一個連一句台詞都沒有的人。透過一個兒童（作者）的敘述觀點，觀照大人世界的種種偏見和執著，以「手錶」看似可以準確掌握人事間一切運轉的規律和進行，卻在這個表面虛假的思維中，透出更多人為的固執和自我中心的一套標準。

小說情節就從秀才「寄信」這件事開始發展。秀才有一只記時精確的手錶，但每次寄信時，對郵差收信時間的掌握，都是作者「我」的聽力勝過那只手錶。文中提到「他以為這個世界……是按照精確的時間在進行著的。……說實在的，誰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？」「手錶」這樣的計時工具，所呈現的時間是人為下制約的一種規律性，它想要精準的掌握每一件事物，把它標準化、規範化，可是事實上，在生活中，很多事其實是不能掌握的，即使精確的如發車、收信這般的事情，在制約中仍有一

些不可抗力的變數。

大自然時間所代表生命的過程與事件發生的順序，是人力難以控制和臆測的，它沒有預期的進度，也沒有既定的行程，小說中提到「熹微的日頭從燒水溝那邊照過來，我和阿公一大一小的身影淡淡地投映在大路上，好像一支分針和一支時針被聯結在一起慢慢地走動著。」隱喻著就算阿公和秀才想要以己力來改變時間的快慢，卻永遠無法如願，也襯顯出人類在大自然界中的渺小。

雖然如此，作者又加上一段阿公聽信算命仙的話，預測大地震的時間，再來作者以聽來的消息，畫成一幅紅色似火燒房厝，人群向外飛奔的畫面，作弄似的把阿公搞得心生恐懼，「寧可捨棄買實用性的電鍋，也要買一只手錶。」來凸顯人性中某些的荒謬。但阿公戴上之後，覺得時間變慢了，也和秀才一樣，以為有了手錶便可以推知所有的事情，而結果卻不是如此。在在表達出小說的主題，誰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？

「秀才」一個和鄉村生活有些格格不入的人，但在純真的兒童心靈中，那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最真實的反映；「手錶」的主題，在精準的時間意象外，對照著阿公對「秀才」的偏見和對「手錶」的想法，寫出人們對大自然的認識與掌握下的迷失和恐懼。

--品味時間--

- 1、你對於別人對自己的批評與意見，你會如何回應？
- 2、請說說，你覺得人生中有哪些事是自己可以掌握的？哪些卻是無能為力的？
- 3、請說說，在你的印象中與祖父母相處的經驗。